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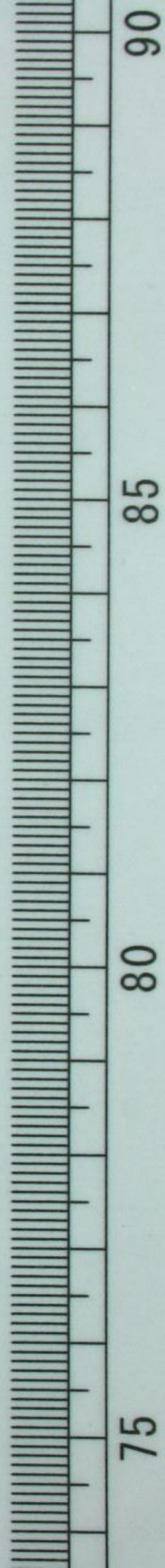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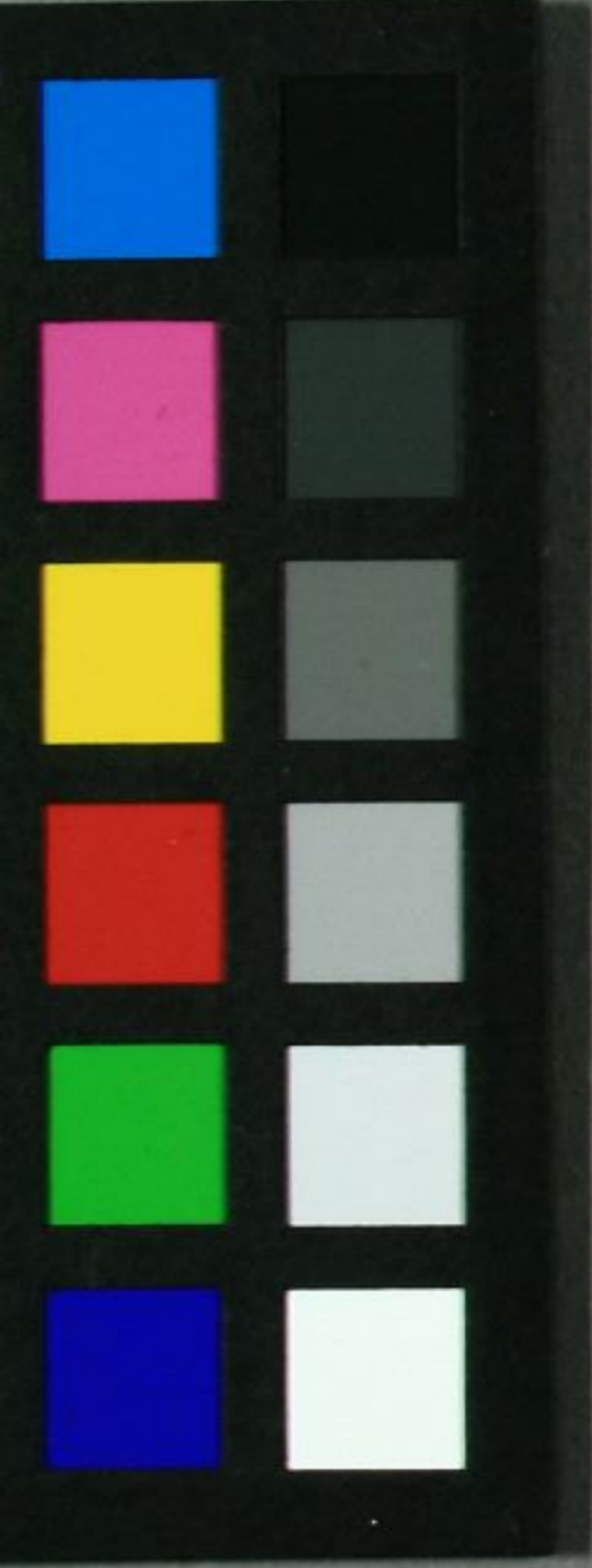
墨苑清賞

鈴木梅仙著

宋

手 3

3688



門
卷
8888

墨苑

鈴木梅仙著

墨苑清賞

文榮堂藏

門 子 3
號 3688
卷

文榮堂藏

墨苑清賞

文榮堂藏

川島物類

墨苑



清

三洲生書首

賞

清賞

份 貌 以 方 方
干 方 方 供 家 人
名 品 是 不 是

乃 多 以 愛 的 女
制 必 金 特 以 五
滿 於 彼 土 何

待病裁可為
文苑主功偉
考讀甚確也

有人來後出
之身可謂死節
亦難忘矣得此

如此之繁者何邪

通波此

十六年一月

信之

墨苑嘆語跋

梅僊氏之於墨如琴之
射遼之九技精入神匪
彛所思其獨古墨曰
墨之壽從人壽有定

壽是前人未獲之見且
以破世人寶古墨之惑
矣書曰物惟新墨獨非
物乎梅仙氏蓋有見于
此也漆園曰技也進於道

矣余於梅仙亦云

乙酉五月

乾菴老人粟本鋤雲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
不利何得善其事乎夫畫畫之韻
致精彩固存于其人炫光輝
弄藻照映死動者唯墨之由
誰不指之于墨工侍古園主

人於其樸心清心于規製金者
有威其志萬子則遠其日
推乃其所述之德花華竹其不浩
一皆雅引微之正之玉者後試至
法判生亦未之也精之其精者

也國主其善法其藝其諸者通
覽之清之不唯法之乃也又事
法之其出可謂其器其利也所
製之其法其不允又何特之從
可書也也其能指其不謂利

其器也。乃愧于園。主乎。學
書。者。來。遠。覽。者
之。所。至。也。有。志。者。復

學
書

成
成

成

成
成
均

成
友

丙戌初亥与梅仙

子之爲

少日

我邦製衣墨臺之家
莫踰於紀之仿古
園焉其所造宜日

出百車而富致
鉅萬也乃今不能
然者以歲月未久

也三世之後則徽
不在彼而在于吾
紀矣

明治十九年二月

敬字中村正直

十
分

六

光

輝
光

浮

乙酉夏日
常寧仙史題

仿古園主人以製衣墨
鳴于古近著一書論製
鍊之法鑒試之術簡
約詳明有切藝苑也
實多矣王穉登題
方氏蠡譜曰真美若

燃靈犀照巨海又如
夏王九鼎神女志陳
余於此表卷六云
明治乙酉穀雨霽一日
一六居士作題

於木梅僊用力於造墨
每十年自謂不愧古人
吳常室所生所製神
烟墨者乞余墜焉余
曰此世乃燕石自珍乎

及試之光彩煥發漆
黑溢楮素乃以為連
城也梅仙頃又著墨
苑嘆活潑序其言
馨之皆出於實攻去

是玉人雕琢無復間結
乃序

乙酉之冬日

太湖生錢臣撰書

采芳題于文那親之月土以似
世之人所不認者以亦其跡伊在
其跡重之為其之迹跡以頑且因
也 侯梅仙身行著者其苑囿
侯於製墨之後以法其模身之家

是法之變在法也 變亦法之變
家之印信之變也 及於法之自
家之能作法傳之不理者亦家
東越海國漢夫之言人韻之搜索絕
喪之在法以法揮 我邦未有之
新 藝之爲志力也 抑

有耶 某竊笑之思之 吾自
古神中之事也 似也 未以神
助國之 必傳之 秘法也 是密也
之 有神之 歷程方之 家之 在
似也 於 藝之 苑之 功 偉
刻

明治十九年春分之日題於孤松

九竹園梅花開處

七十二翁田結莊于里得書

墨苑嚙語序

我國製墨創於高麗僧曇微爾後普
傳其方海內便之而紀伊藤白墨大
和古梅園等最顯鈴木梅仙紀伊人
夙盡力藤白墨旣而謂其製未及清
墨之精良故清墨輸入日頗多是不

獨吾業之愧亦我國之耻也於是苦
思剴慮十數年廢寢食傾家產竟得
其方俛悟鑑識之法皆古人所未發
曾製二大墨各長二尺餘幅減三分
之一重三十斤餘凡製墨必於隆冬
祁寒之時而製此大墨也候既暨春

暖因恐害於乾燥普探深山窮谷而
製之寒巖冷窟中晨昏運乾灰於二
里外而除墨濕閱三十日而成無一
點竄瑕我國製如是太墨是爲篤矢
其刻苦精勵率類此梅仙數爲余製
墨寄贈之其精良實勝清墨數等頃

著此書請序其說亦皆精而確矣苟
讀此書而用其墨者皆知余言非謬
也嗚呼自今而後不須復求清墨輸
入可謂功亞墨徵而不顯國光矣故
喜序之

十九年五月 南摩綱紀識

叙

製墨之法本開於彼而我做之為
時亦未嘗不可彼與我理亦同於也近者
我出墨步按儕之刻苦多年
頗極物理切之以古而西風土天產之
美之宜心法之積此一變乃為身

換地生靈為人泥生以身我之身
尊彼之身者何也以其堅固也身
苟以形而不止則我之身無所用
而空費日晷之氣廣彼之身將供
給不足矣於此乎心以不可不以
義之秘法藏寶只枯骨之為物亦

西煙種之傳者以雙古之運夢而令
尊我身者起矣梅仙慨然著願語
一為詳說口述子可謂勉矣蓋此書
一出海內務入之毒頓減而內地
更見如謀四瑞堂之重計夫亦者期
可謂文為字梅仙不意切于毒為復

將有補于國家之議之語而偉哉
明以十九年五月撰祭書于泮華
楓江竹羽子為序

越後樽高史德山氣

茂可鑑

潤可挹

海石壽也

鈴木君里王評瓊瑤連
啟悅探徑方朔之懷龍
鳳丸兮宛製不自地珪一
手
無煩素雪烟若壽華

迥異朱研點，憑秋窗風作
神僊，清供足空漢
宗上，儲珍珍，珠未秋仲
上何志果甫姚之粹然

墨苑清賞

一名墨苑藝語

南紀

仿古園鈴木梅仙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夫造墨之灑其始也尚矣而未詳興於何代也
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
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是也魏晉時始有墨丸
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
者欲磨墨貯審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
製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既造墨硯乃陳則是二

物與文字同興於黃帝之代文原云邢夷作墨
史籀始墨書於帛常侍徐玄云建康東雲穴山
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
所沈存中師廊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
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耶石燭凡三一曰
水肥一曰石脂一曰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薰
為墨佳甚唐人延州有石烟多似洛陽塵之句
顧徵廣州記懷化郡堀澆得石墨甚多精好寫

書昔人亦云宜陽有石墨山汧陽有石墨洞皆
產石墨人或取以畫眉名畫眉石宮人以蛾綠
畫眉亦此類也竊案古昔未有製烟法或採石
墨汁以寫書石墨則今石炭也近年又別有製
墨汁而販之者是蓋復乎其古歟而人智日開
墨色評韻致此以書畫家未曾之用也明王道
貫曰夫墨黝而已矣堅其德也色澤其華也次
也芬芳其襲也刮摩其飾也又其次也投以蠟

珠飾以藻績又次之次也故察墨之道自黝始望而眊之其光可鑑也其廉可割也進而眊之欲其曄曄而有文也何所取之取其純黑不雜也墨之上也世之鑑者藻績刮摩已耳無惑乎其趨之日下也故塵垢宿墨非研也經宿渾濁非水也燥濕失中非摩也早隘下濕非藏也聞香悅飾非鑒也避暑錄云世不留意墨者多言墨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正難得

但未細別之耳顧隣初云所貴墨者黝如涑輕如雲清如水暈如嵐香如婕妤之體不五蘊而馨光如玄妻之鬢髮不膏沐而鑒王道貫墨書又曰以耳視者愒以目視者哲以心視者神聞聲而雷同耳視也按圖而索驥目視也觀其象以求其真心視也好玄者苟得其真隋和具在裘履善氏曰真物難蓄燕石市灼惜哉評隲之艱也信夫洞天清錄云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

湍硯池以供一日之用故硯池必大而深其真
草篆絲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
墨亦濃考髹餘事云古人用墨必擇精品蓋不
特藉美於今更藉傳美於後昔晉唐之書宋元
之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涑神氣賴以全由此
觀之古人擇精品且用濃墨良有以也王羲之
書墨積三分東坡真蹟如涑起褚葉上黃山谷
用墨豐而有風韻蓋如此而後可謂淋漓也又

可謂漆點也豈今世淡墨之所能傳也

千里先生云
千古至言

今人好淡墨古人豈不知淡墨之易且不勞也
以為不如此不足以為書也可知腕力自由運
筆得法不敢以為勞焉猶善騎者御悍馬馳驅
折旋不共其範也

如意先生
云警語

千里先生云古人用功圓熟故腕使
筆今人不曉法不攻功故腕使於筆

又曰古人用墨淋漓或云如涑當此時倪高士
獨用惜墨簡淡法余嘗云古之所謂惜墨者今
之所謂濃墨而今之所謂惜墨簡淡者古未曾
有也不可知也梅仙史有見於此論得確實
竊幸余平生持
論之不謬矣

又云若墨下者用濃見水則沁散湮汚用澹重
楷則神氣索然未及數年墨跡已脫矣松本君
嘗謂予曰唐宋元明之書見水數十回墨色依
然如新矣獨清墨則書後見水一二回而墨氣
頓脫者何也曰清墨失古法膠法不良也今試

以清墨書漆板上而一再呵氣則其墨忽然剝
脫矣見水而脫固不足異也斯墨而奚可得蒼
潤淋漓以傳千歲哉堀君亦云清墨置之机上
洋犬或啣去是可知其有臭穢不良之氣也其
色澤與功用比之於元明古墨則大有庭廛潛
鶴類書云李廷珪墨浸水中三年不壞何遠墨
記云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文皴而
堅緻如玉石世人有獲其寸許如斷金碎玉爭

相誇蔡君謨云李廷珪墨能削木墜谷中經月
不壞成老相墨經云凡墨日夕用之一歲纔減
半寸者萬金不換天中記云家僕誤墜墨於庭
下盆池中後數年重種盆中芟荷復得之堅硬
光膩仍舊遜齋間覽云有貴族某嘗遺一丸於
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噐乃令善水者取
之併得墨寶色不變表裏如新宋晁說之墨經
云凡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又衛

夫人云墨取十年以上強如石者墨池編云李
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
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於家亦不
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文
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又云墨或堅
裂者至佳常侍徐公鉉曰幼年嘗得李超墨一
挺不過尺細而狹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書不
下五千字九十年乃盡磨處邊際如刃可以割

紙自後李氏墨無及此者是皆古人稱堅而不壞之妙也今之清墨浸水中一時間忽膨脹為或研了而置諸机上乃見有壞爛碎裂也蓋其造法有異故其質之異既如此豈得無色澤功用之差耶夫明墨有翠色冷光而其韻致可愛清墨赭赤色而光澤如硝子浮艷可厭也是便余所曰失古法而識者之所以有說也

千里先生云仙史論人之所未論知人之所未知其見卓矣

又曰方今船載阿膠粘力多而強性寡故製墨不得不多用是以磨之濃則膠與烟離水與膠親凝結不滯竟至不可用古人磨墨如糊在日則似不可行焉知是膠製亦失古法也欲用失古法之膠而製駕古之佳墨抑難矣哉仙史有見於製膠嘗所贈自製極品清烟墨光彩煥發且其錠遭濕而不龜勝乎清墨也萬々

朱子曰筆硯紙墨四者書之器也欲善其事而不利其器鮮能造其精妙古人有不假手於人而自為之者其措意豈不勤哉昔人云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

後以左手研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云研墨如病蓋重調勻不泥也又云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研急而墨熱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塵垢相汚膠力隨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東坡云余蓄墨數百挺暇日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涑白方求白時嫌雪黑

自是人不會事也嗚呼古人重用墨如此而世之業墨者未嘗用意於此故佳墨不出于世也

千里先生云業戶汲水乎射利故未嘗用意於此文人墨客垂延乎支那故未嘗用意於此開化學士心醉乎西洋故未嘗用意於此材與時共降品物亦隨而荒矣又云我邦業家本自凡流故株守家法之外更無他思想固不足深啓也如仙史疾風之勁草歲寒之松柏
夫本邦製墨之法其由來也尚矣日本書紀云推古天皇十八年春三月高麗王貢上僧曇徵此人能造紙墨是本邦造墨之始也竊惟韓法

原出支那而方今韓墨之所以與支那異者抑何也蓋歷年悠遠時好亦遷移如硬黃紙蜀箋歛紙黃白經箋蠶繭紙竹紙等硬製廢而奏本紙白紙畫箋貢紙之類盛行于世其質脆薄此以墨亦從而變矣紙墨與時遞降品格與質相敵是所以韓墨之似於我墨而異于唐墨也而我邦油煙及松烟之良冠絕于宇內有此良烟而製墨之法未精故人將如之何乎高木壽穎

氏嘗輸我烟於支那使胡開文造墨彼邦諸家大愛之盛行于世近世贗造者頗多翁家今現藏其贗墨焉十洲細川先生謂洋人嘗稱日本之烟勝于支那云

千里先生云支那人性慢且懶烟之良否蓋係製之精不精

夫區域之或殊風土之不同地質亦隨而異則松樹也菜子也芝麻也烟之原質亦自不得不異也我邦紀州之地濱南海距土佐日向僅數

日程松烟之美無能及我州者又因土地之有以也抑我

神皇之建國也專教民樹藝土質固有天然之美可知也以此推之猶有土物之勝於萬邦者亦未可知也况二烟之良果非偶然矣今予屢試支那近時之墨其色赤而多膠氣於此把予製墨與歷三五年若十數年支那墨各硯磨之各筆抹之以造淡濃二墨帖而一々品之我烟

蒼翠而黑彼烟赭赤而黑展照之下一目瞭然矣若欲速驗其美惡則有一法今詳記之左伏請操觚之君子試之勿以陷於姦商射利之機阱也

試墨法

欲試墨則必先洗硯各墨各硯濃磨如糊各筆以下于黑漆板上如書家懸針点并列者乾而後視之太近則光彩矇目故少退而視之則青

黃赤白黑之五色自燦然矣又別有沈於水底而視之法其色與漆無二為上明王道貫墨書云紫光為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者下也黯沕無光或有雲霞氣又下之下也愚按青光之下白光之上宜加赤光二字紫光非赤色也紫光者黯而不浮明而不艷澤而無漬乃坡翁所謂湛々如小兒目睛是也

如意先生云觀墨之法盡於此

千里先生云業之精理之至者自發之仙史加赤光二字蓋業精理至者也

古人論磨墨法云磨墨用少女又云磨墨如病夫此言實入磨墨精微也是惟說一墨之因磨法而有粗密也若墨之絕佳者假令壯士磨之其色澤神彩比之於尋常盡磨法者則遙出其上也必矣是古人苦佳墨之難得而其用心至于此實可嘆也又評墨色云翠色冷光云蒼潤云黝於漆乃古之明墨是也或有色澤過浮艷

赭赤者今之清墨是也程子云如冰水精非不
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之氣象無評多光
耀也此言又可移以為鑒墨之法也

如意先生
云妙論

論古墨

本邦之貴支那古墨不啻珠玉也而今聞其說
殆如好事家之玩茶器或評其古色或論其形
貌至其實用如何則措而不問也

千里先生云余嘗云舉世無目皆以耳視文人
墨客之於墨貴名而不貴實仙史為之顰笑
又云豈惟墨於人材亦然矣

余竊有說夫墨者成形于型々而摸之雖數百
年後字體畫圖如故以此後世摸而造之其形
無與古墨異也至於古色亦可贗作徒特形與
古色而貴之是真玩物也果為何用耶故用墨
者在論其質之佳否而已

如意先生
云猶用人

千里先生云洵然矣蓋仙史別有寫志歟
下之事皆然然官近頃創繪畫競進會豫登條
目入其格多者為上賜金印其次銀印其次銅
印其次褒狀至其精神氣力則措而不問也倘
以形色而已則俳優男兒之扮得大石良雄
者似勝於彼山本勘介也

而物各有命註夫膠者出於動物毛鱗之皮骨
非金石陶器之比雖名工之製不能無敗蝕之
患也故余竊言墨之壽猶人壽之有定數幼穉
而蒙中年而壯八十九十而耄矣人豈專尊古
耶既耄且耄而內無涵養之德才之美則不如

俊秀伶俐之少年也墨亦然矣豈獨尊古耶如
尋常古墨烟膠共不良經年之久豈渝其性與
其質不如新墨之烟細膠熟者也速矣五雜俎
云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
重筆多纏滯惟三五十年最宜合用方正墨今
用之已作煤土色此書成于明萬曆年間距今
殆三百年此時既不可用則今世所存方于魯
程君房之墨其可用者即余所謂摸刑之質墨

而非明墨也明矣

或云本邦風土氣候大異于支那故物皆堪久用矣果有此理乎未及考也然明墨與清墨唯

有蒼翠赭赤之二色可以驗新古矣一種別有

藍色之墨余非所謂翠色也寫生家多用之故

余亦考唐法而製之

千里先生云或人論蓋窺管之見我邦風俗淳厚且少兵燹之慘故存古物多矣

真墨幸存古形亦豈有色澤乎不過為好古家之奇翫也蓋唐宋元明之世各用其時製之佳墨故至今淋漓如新當時如古墨用于新紙則

新古不敵恐紙存墨剝而無復足見者矣衛夫

人云墨用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烟古而黑而紫

膠古而堅而發光彩未聞歷數百歲而益良之

說也凡墨之適度也自五年十年以至五十年

為佳既過百年則恐過其度也

如意先生云判得好

千里先生云邦墨膠強而堅便有焉奈製方不

精汚物過其半此以世之文人墨客喜支那墨而不喜邦墨也是非文人之罪業戶之過也

如意先生云衛
夫人之言得中

世之好古家慣習成風於是墨工亦付前代年
號干支以射奇利真可笑也文人墨客未必初
好古墨所以好古墨者無他以新墨多纏滯也
於此貴乾墨遂至為骨董家之奇貨以欺文人
先生嗚呼可不謂好古之一害也夫墨成于膠
膠性粘著其効在接物粘器而人疾其粘著猶
好胡椒而惡其辛辣胡椒而除却其辛辣則隨

喪其性與其能也墨亦然如無粘氣則觸物而
易散筆痕著于絹素永傳於千歲者膠之力也
唐宋元明之高士豈追索漢唐古墨哉亦不過
於用時製之佳墨而已云一点如凍或黝於漆
者余所謂適度年中之墨也退膠古墨必無此
色矣世人徒愛古墨撫古色則已若於實用則
余未知其可也

雪堂墨品云宋牧仲君一日謂予曰吾藏墨
有方正者余急呼曰得非牛舌墨乎發視果
然蓋諸家推方氏以牛舌為最耳矣今予做
之製數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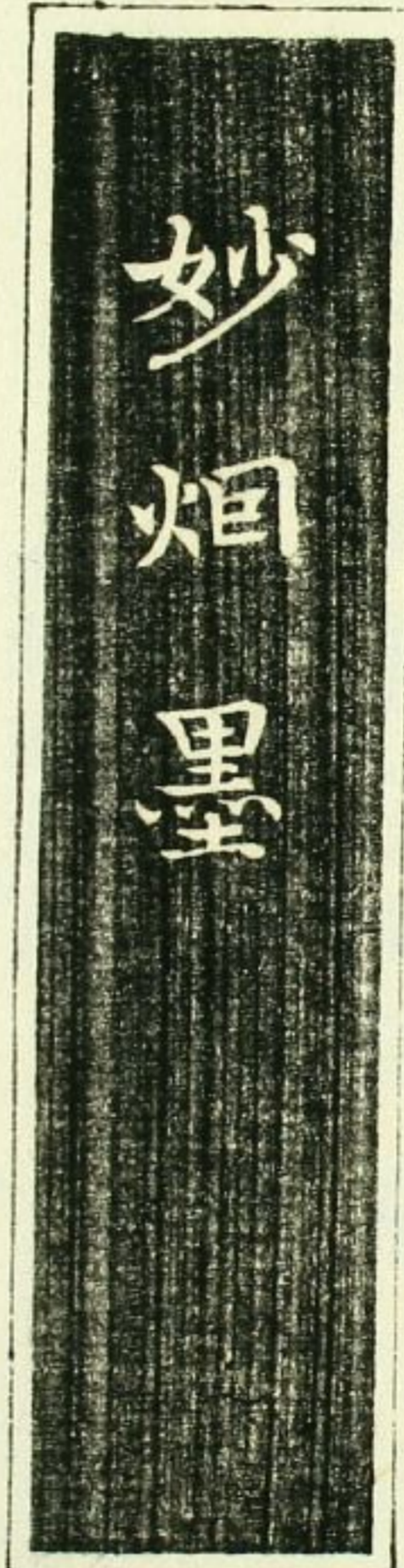
余自入于製場搜榧子油烟精製焉
全搜芝麻油烟以製焚油一石取烟量五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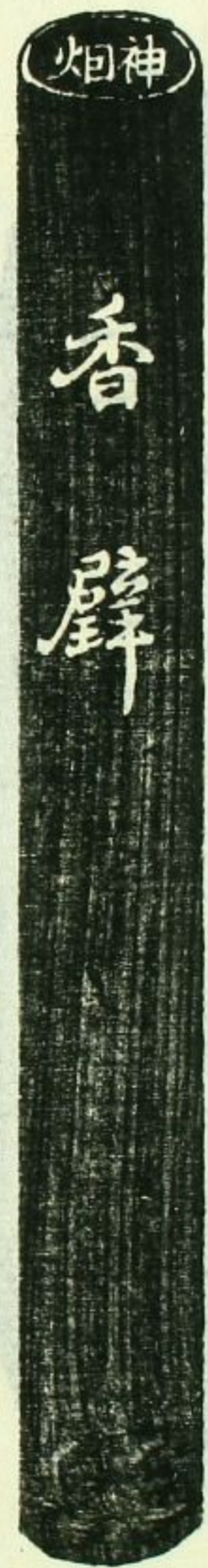
以精製油烟與最上松烟少許製之古人云
油烟墨姿媚而不深重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
故配劑後互



梅仙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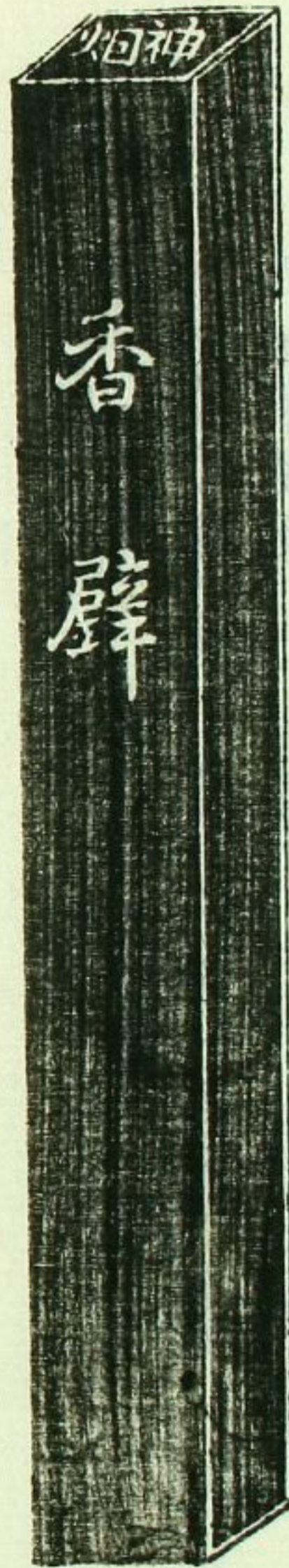


妙烟墨



烟神

香辟



烟神

香辟

此他涑黑薰劑各官衙用者以藤代墨古法製之
故無渣滓與粘著入硯殆如唐墨曾無邪墨陋製
之習氣諸大家書畫用墨者用於明代古法造之
品類頗多矣請竒異日詳記焉

明治十九年九月三日御届
同 年十月廿七日出版

著者

大阪府平民

鈴木梅仙

東區谷町五丁目拾五番地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倉澤 枉七

東區本町四丁目九番地

